



冥冥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九分徐娘

90初的姑娘在科室提问:半老徐娘是指什么年龄?在我的印象中,大抵40岁左右,与90后无关。然而小姑娘神色黯然宣布答案:30岁。实话实说,半百的我看到90后也开始有了年龄的忧虑,有些不厚道的心安,如同自己成绩下降,看到旁人成绩也下降,压力就减少了一样。岁月饶过了谁?

细想咱们古人的智慧,其实暗合现代对年龄分段的标准。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年龄分期60-74岁为年轻老人,30岁可不就是半老。刚刚幸灾乐祸90后都已半老徐娘,又暗自吃惊50出头的女人,算什么徐娘,九九表六九五十四,基本上就是九分徐娘。

九分的牛排,便有些老了;九分的徐娘,饶是逆天冻龄的明星,敢于和年轻面容同框,也不过是不甘心的拼搏。绝大部分半百女人,都是华发渐生、皮肤松弛、眼角堆纹,满是岁月的痕迹。

其实,老是一个渐近的过程,接受容颜的衰退、体能的衰减,心理的过度才平静和谐;强行推迟容颜的衰退,只让体能和心理前行,60岁的徐娘顶着30岁的容貌,给人视觉上的错位,不但自己内心冲突,也让人评判失误。所以当有小孩叫我“阿姨”,我便纠正:“叫婆婆。”迟早要到来的事情,从容一点接受,淡定一点和解。

有天接到一个早上开会的通知,习惯于

8点上班,到达会场才晓得9点开始,便往附近广场溜达。很少有工作日这样悠闲的时间,惊诧广场上如此热闹,远远看好几个坝坝舞方阵,播放着不同的音乐,每一群人随着音乐舞动,他们在这嘈杂中互不干扰。方阵间隙、边缘杳晃,有一些散漫的人,三三两两打羽毛球、太极拳,或者遛狗带娃、伸胳膊伸腿散步。

好生羡慕这些老人,没有工作限制,时间自由安排,无端想起郑板桥那首《山居》:白云有时行雨去,回头却羡老僧闲。然而,及至走近他们,细看这些老去的人类,白发皱纹、身躯佝偻、行动迟缓,别说是朝气的年轻人比较,只和中年人比,也是岁月无情的仓促。突然心凉凉,快步离开回到会场,便松了一口气,还好,还剩好几年老去的时间。

忍不住把当时的感受发了个朋友圈,留言最多的是:奈何奈何。时光流逝、生命有限,自然法则也。

一株花草,叶枯叶落少有人在意,花开花谢却叫人伤感,盖因花开时的美丽,凋谢时的颓败,悬殊的视觉落差,恨时光无情。



女人如花,容貌越美的女人,大抵比普通女人更怕衰老,美人迟暮,成为人生三大悲哀之首,各种驻颜术,也敌不过年龄在身体的改变。

好在现代女性,靠脸吃饭的极少,比如赵医生,年轻时相貌平常,半老时风韵寥寥,如今徐娘九分,修炼得比年轻时更多自信、乐观、豁达,倒觉出年龄的优势。

以60岁为老年之界线,我已进入个位数倒计时,总是喋喋不休告诉年轻人,时间不用啊,一定要珍惜。眼见着就把90后女孩,说到了半老徐娘,自己直逼九分徐娘,那些逝去的青春,不过是少年不识愁滋味,到如今中年都快保不住,只说天凉好个秋。

那些年的爱情

□廖天元

20年前,我在一个偏僻的乡镇教书。学校距县城20公里,这个位置,今天看来算得上得天独厚,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这个距离却显得遥不可及。到县城的路,民国时期修建,路面严重破损,客车在上面摇着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。要命的是,客车还要船渡。船渡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,涨水了不能渡,太晚了不能走。司机们卡准时间,挤满一车人后,早晨五点出发,下午三点返程,不管春夏秋冬,寒来暑往,雷打不动。

最初我没有意识到交通艰难带来的制约。刚出校门,我快乐得像只小鸟。学校是个四合院,临江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,其余三面是典型的川东北小瓦房,用来作为教师宿舍。宿舍外墙,一圈小榕树。小榕树一到夏天,枝繁叶茂,绿荫匝地。还有三角梅,火一般地绽放。如果当年从天空俯视,看到的学校一定是精致古朴小巧。更让人窃喜的是,嘉陵江就在教室窗外,推窗见江,一条大河波浪宽。那不是江南的溪,没有扁舟,但有潮平两岸阔的气势,足够让我陶醉许久。

学校当年声名远播,老校长治校有方,更重要的,是有一大批让我敬重的老师。比如王老师,他长得精瘦,精力十足,讲课声如洪钟,下课很久,都可以看到他嘴角留下的泡沫。他在球场上健步如飞,三大步特别潇洒。他为人热情,时常邀请我们几个小青年到他的蜗居“吆三喝四”,酒到中途,他便扯着嗓子喊:我曾经问个不休,你何时跟我走,可是你总是笑我,一无所有……

那时的他,开着小卖部,有了娇妻和孩子,日子已经小康,哪是什么一无所有。他爱人姓杨,听说是王老师的学生,比我还小。我有点惊诧,老师能和学生谈恋爱?哦,原来是学生毕业后的自由恋爱。

熟悉情况后,我发现石老师娶的媳妇也来自农村,做着小生意。每到逢场天,石老师挑着一担箩筐,里面盛满豆芽。他喜欢笑,看着人走拢,脸上就盛开了花。嫂子站

在一边,腰上围着一个钱包,忙着进行找零。对爱情我一点也不着急,也不觉得孤单,我在寝室里埋头看书、看小说,试着写稿投稿,那是一番别致的天地。让我惊喜的是,中原有家报纸,竟然看中了我,一两个月便会赏赐我一两个豆腐块,这让我欣喜若狂。我把样报拿到教室,那些可爱的孩子,一瞬间变成我忠实的“天粉”。

祝老师是“大家”。他早就是我偶尔发表文章的那家报刊的常客。有一次,我看到那家报纸,整版刊登了他的诗歌。那个时代,文学依然算得上高雅的玩意,想必这样的人才,不知道会赢得多少艳羡的目光。

事实上,祝老师爱情事业双丰收。他爱人姓陈,上过我的英语课,人长得漂亮精致。为了爱情,陈老师从故乡来到他乡,开始与祝老师相敬如宾比翼齐飞。他们每天一同去漱口,一同穿过操场上厕所,成为校园一道别致的风景。因为师生关系,又来自同一个故乡,我常在他们家蹭饭,蹭电视,顺带把一部《便衣警察》看了个透,把“几度风雨几度春秋,风霜雨雪搏激流。历尽苦难痴心不改,少年壮志不言愁……”这几句歌词唱得滚瓜烂熟。

一个不算漫长的冬天之后,学校春暖花开了。随着花开的,还有我的心。我应该是有了根筋出了问题,邀请女同学来玩。这原本单纯的事件有了神奇的功效:我在无意之中,竟然给我的女同学牵了红线!

女同学来看我,却意外“看上”我的同事——一个高高大大孔武有力的帅哥。在学校,我和女同学彼此姐弟相称。得此消息,我内心为她们祝福。谁知道,一个消息不胫而走:廖老师的女朋友被人撬了。

深夜辗转反侧,我不由深深地愤懑。但另一个可怕的现实让我更加惶惶不安:在这里,几乎很难找到理想的爱情来解决婚姻问题。学校的男老师,有好几位都是找的附近乡下的姑娘结婚。而我的女同学,有的嫁给

了信用社主任,有的选择了乡镇农经站站长,她们的眼里,哪有在偏僻乡村教书的我?

这样的想法现在想来有些偏激了。但在我对爱情有些绝望的时候,丘比特的箭已向我射来。后来我才知道,是我的文章先打动了学校的一位老师,在他女儿面前说了我很多好话,让他读师范的女儿慢慢对我产生了好感。换句话说,是岳父牵线搭桥。所以后来的后来,我和妻子吵架的时候,她哭诉最多的一句话是:老爸,你为啥要害我啊。

一急之下,我会回击:如果不嫁给我,你就“守寡”了。

这个话,有着特殊的背景。那一年,一个姓陈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分到学校,和我住在一起。我和我的爱人当年有点眉目的时候,孤身一人的他似乎日渐消沉,我陪他说话,他爱搭不理。那年端午,下午放学后我第一次去岳家,一路天高云淡,待我走到离岳家还有一道田坎时,天空突然乌云密布,而后狂风乍起,随后一声巨大的惊雷,在天空猛然炸响。一瞬间,吓得我“两股战战几欲先走”!惊魂未定中,我听到几个放学的孩子在后面喊我,他们惊恐而紧张地说,他们的化学老师在水里没有起来。

我后来才知道,就在电闪雷鸣的那个时刻,陈姓兄弟到江边洗澡,边跑边脱衣服,以一个优美的姿势入水后,再也没有从嘉陵江微笑着起来。很多年过去,我想起此事就莫名惆怅,他“离开”的那一瞬间,是否真有天人感应?他的离开,是否和我的恋爱有些关系?

这些我永远知道了。随后,我按部就班了几年,抓住一个机会“逃离”了乡下,曾经的学校从此渐成记忆里的缕缕星光。

许多年以后,有一年春节,我特意去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,学校已经没有了,破败的操场上,一地绽放后的烟花纸屑。我知道,她曾经美丽娇艳过,只是时光,最终把它碾碎了。